



杏烧红

松鹰◎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烧杏红

松鹰 著

书号	书名	开本	印数	定价
7-111-00000	烧杏红	32开	1000	3.00元
7-111-00001	烧杏红	32开	1000	3.00元
7-111-00002	烧杏红	32开	1000	3.00元
7-111-00003	烧杏红	32开	1000	3.00元
7-111-00004	烧杏红	32开	1000	3.00元
7-111-00005	烧杏红	32开	1000	3.00元
7-111-00006	烧杏红	32开	1000	3.00元
7-111-00007	烧杏红	32开	1000	3.00元
7-111-00008	烧杏红	32开	1000	3.00元
7-111-00009	烧杏红	32开	1000	3.00元
7-111-00010	烧杏红	32开	1000	3.00元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杏烧红

松鹰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8. 5

(花城原创丛书)

ISBN 978-7-5360-5269-7

I. 杏... II. 松...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24999 号

责任编辑: 钟洁玲 黎萍 孙虹 邓裕玲

技术编辑: 易平

平面设计: 画龙

丛书标志: 苏家杰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肇庆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肇庆市星湖大道)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6 1 插页

字 数 290,000 字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6,000 册

定 价 3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花城原创”出版缘起

几年前，网络媒体盛行不久，有一位作家便说：“……我们面对的不是更年轻的作家，而是全体有书写能力的人民。什么叫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这就是了。”网络媒体使大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表达的机会，小说的门槛被冲垮了。

几年过去，信息传播的技术更加发达，中国已经有2亿网民，4.5亿手机用户，互联网移动网渗入千家万户，年轻一代的话语系统和阅读趣味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手机短信流行，手机长篇隆重问世，影像铺天盖地。有人质疑，小说往何处去？作为语言的艺术，小说会在多种媒体的夹击下逐渐消亡吗？

剧变之际，我们推出这套“花城原创”丛书，力求在众声喧哗之中，寻找一片诗意的绿地，在汉语书写的汪洋大海之中，寻找文学的最新增长点。我们相信，人们永远需要描绘和探究自身，需要艺术的滋养。小说作为人类认识自身和现实的一种艺术手段，随着人类认识手段的发展也必然向前发展。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把握当前的文学动态，给精英文学注入时尚的活力。随着汉语逐渐走强，中国文学应以崛起而自信的姿态参与到世界文学的潮流之中。

“花城原创”丛书依照三个原则遴选作品：第一，作者是文坛上崭露头角具有优良潜质的作家；第二，作品关注当下中国人的生存困境，有人文情怀，有理想主义倾向；第三，作品具备原创精神，鼓励艺术创新，鼓励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反对纯粹的技术主义。

我们以海纳百川的胸怀，迎接竞相争异的局面。

希望“花城原创”丛书能够从汪洋之中，撷取动人的浪花，一部作品就是一个里程，一寸一寸地拓展小说的疆域。在这里，我们打开一扇门，愿与读者诸君一起为构筑文学的未来，各尽所能：是星星，就应尽力地，闪烁；是花朵，就应尽情地，吐艳。

引 子	1
第一章 小梅沙迷雾	2
第二章 地豪大厦	14
第三章 三个受益人	24
第四章 “不在现场证明”	45
第五章 新掌门人	63
第六章 花影朦胧	93
第七章 第二个牺牲者	115
第八章 冰山一角	137
第九章 火！火！火！	152
第十章 重建现场	181
第十一章 悠悠琴声	202
第十二章 魂断蓝雀岭	216
尾 声	242
后 记	244

引子

在一刹间，胡国豪觉得自己的头颅没入了浪中。他呛了一大口海水，咸咸的，带着一种腥味。平日在海里游一两个小时，对他而言是家常便饭。但今天怎么这样吃力呢？

那天际飘浮的白线不是防鲨网吗？只要游到那里就可以安全了！

胡国豪挣扎着想浮出水面，但是脑袋沉沉的，嘴里又呛进一口海水。

他的意识开始模糊……他娘的！我这是在哪里？难道真是地狱？

朦胧中他看见一条大白鲨从背后游来，眼睛盯着他，缓缓地张合着大嘴。他拼命地挥动着两臂，想泅向前方，但每个姿势都像电影里的慢动作似的虚幻无力，越是挣扎身体越往下沉。在他的记忆深处，依稀浮现出十几张少男少女青春的面孔，笑得靓丽而苍白……

他好像看见了火，熊熊火焰在眼前蔓延，似影似幻。

一股淡淡的青烟袅袅而起，像墨汁一样在海水里扩散开。

接着的画面渐渐模糊……

他想睁开眼睛，但是视网膜白蒙蒙的一片，什么也看不见。那团他永远拂之不去的阴霾，变成了黑黢黢的深渊，令人不寒而栗。

他感觉到死神正向自己走近。一阵晕眩，仿佛听见一个来自天穹的声音在说：“他闭气了。”

胡国豪只觉得心脏在猝不及防之间痉挛起来，终于沉了下去……

这是他最后的一点意识。

第一章 小梅沙迷雾

小梅沙。迷人的海滩。

这里是深圳的旅游胜地，素有“东方夏威夷”之称。每到周末，都会有大批游客拥到这里度假休憩，踏浪嬉水。

傍晚时分，散落在海边沙滩的露营帐篷，更是小梅沙的一道风景线。帐篷有穹形的、三角形的，一顶接着一顶，红色、蓝色、黄色，从远处看去宛如夕照中绽开的鲜花，彩色缤纷。游客只花八十元就可以租一顶帐篷，比住四五百元一晚的海景宾馆便宜，又富有浪漫情调，尤其受年轻游客或度假情侣的欢迎。当夕阳西下时，游人们纷纷在沙滩上支起帐篷，沐着海风，或载歌载舞，或枕涛而眠，实在是件快事。

6月25日清晨，大约6时许。天刚破晓，两个情人模样的男女从一顶蓝帐篷里探出身来。男的戴着眼镜，穿一条牛仔裤，腆着啤酒肚。女的穿黄色短袖T恤衫，白短裙，模样不漂亮，但很年轻。走出帐篷，男的亲昵地挽着女的腰肢，脸上写着一夜欢情的满足和愉悦。女的推了他一把，嘴角露出羞涩的微笑。两人是昨日下午结伴来小梅沙玩的，啤酒肚是一家电脑公司的经理，女的在公司里做文员，按时尚的说法是男的小蜜。

昨夜风情，余味未尽。他们缠着手臂，在灰蒙蒙的晨曦中沿着海边散步。光着脚丫踩在柔软的沙粒上，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海浪轻轻吻着沙滩，留下一圈白沫。

大海一片宁静。远处的墩洲角碣石在薄雾中隐约可见。

“这大鹏湾真美哦！”女的赞叹道。

“祝福你，你永恒的大海！你的涛声好像是我的乡音……”

啤酒肚张开双臂，口气夸张地吟出一句诗来。

“你在发神经呀？”女的揶揄地瞅着他笑。

“嘿，是海涅的诗。”

“海涅是谁哟？”

“海龙王的儿子，你都不知道？”啤酒肚嬉皮笑脸地说。

“去你的！没正经的。”

“是德国的大诗人，《赞海》看过吗？”

“没有……”

“下次我找来给你看看。”

“我不看。”女的说。

“你别整天看村上春树，其实挺无聊的。”

“我就喜欢村上，他写的《舞！舞！舞！》好美啊！”女的说。

“又是那个‘羊男’，古里古怪的。”

“反正我喜欢。”

“哦，你瞧……”这时，啤酒肚指着天空。

女的抬起脸，几只白色的飞鸟悄然在头顶上掠过。

“好漂亮的海鸥。”她眯着小眼睛说。

“又开黄腔！你仔细看，是鹭鹭。”

那些白鸟飞的姿势很舒缓，两只长腿伸在尾后。

“鹭鹭怎么飞到海上来了？”

“它们也要舞！舞！舞嘛！”啤酒肚打趣。

“去你的！”

“那边树上有鸟巢。”啤酒肚指指海滩尽头处，那里是百米高的崎头岭，山影郁郁葱葱。

鹭鹭发出几声鸣叫，向山岭方向飞去。

崎头岭的山脚下，是小梅沙的一个景观“情人小径”。沿着倚山傍海的情人小径，经过一株参天大榕树，可以漫步登上坡顶的观音崖。从观音崖再往下走十多步，踱过一座小木桥，就是观海的好去处墩洲角。

他们随着鹭鹭飞的方向朝西走去，身后沙滩上留下一串新鲜的脚印。

伸进大鹏湾里的墩洲角碣石，在晨雾中渐渐清晰。

快走到沙滩尽头的码头时，两人蓦然站住了。

从远处看去，距码头石桥下不远的沙滩上，好像有个赤身裸体的男人趴着，头朝着岸上的方向。旁边是一堆嶙峋的礁石，礁石紧连着石块垒砌的堤，离沙滩约有一人高，上面就是情人小径。

啤酒肚和女伴好奇地走近石桥，才意外发现这男人有些异样。

此人只穿了一条红色游泳裤，俯卧在沙滩上，两腿向两边伸开，赤着脚。看样子像是凌晨涨潮时被潮水冲上来的，头枕着右手臂，面孔朝下，看不清脸。

啤酒肚蹲下身，伸出手指在男人的鼻孔前探了探，已经没有气息。再摸摸男人的手臂皮肤，早已冰凉。

“已经……死了！”他的声音有些发颤。

“……”女的脸色发白，说不出话来。

男的看看四周，没有人影。

“我们报不报警？”他征求她的意见。

“你说呢？”女的有点迟疑。

如果警方把他俩作为目击证人，两人的隐私就会暴露无遗。

“还是报案吧。”啤酒肚下决心说。

女的犹豫地点点头。

两人匆匆地跑回岸上，找到挂着“小梅沙旅游中心管理处”木牌子的白屋，叫醒了值班管理员。

“昨夜沙滩上有个游泳的淹死了！”啤酒肚大声说。

“什么？昨夜有人淹死了！”管理员揉着惺忪的眼睛，大吃一惊。

为了保证游泳者的安全，小梅沙海滨浴场沿沙滩一线设有几处瞭望塔，上面有救生员值班瞭望。当然这也并不是绝对的保险，偶尔也有出事的情况。特别是下海游泳的人多得像下饺子时，救生员的眼睛也难免有疏忽的时候。再加上救生员又不是二十四小时昼夜值班，喜欢夜泳的游人，风险自然要大些。除非是游泳的好手，或者是裸泳爱好者，否则，没有谁会一个人披星戴月地在海里夜游的。

管理员立即打电话向派出所报了案。

十五分钟后，派出所两个穿制服的民警赶到现场。

由于发现尸体的沙滩位置靠近码头，已超出海滨规定的泳区范围以外，两人立即将情况向上级公安分局作了报告。半小时后，Y区公安分局刑警队长崔大钧带着几个刑警和技侦人员驾车赶到。他们到达海边后，立即用黄色警带封锁了现场。蓝白色捷达警车就停在上面情人小径的栏杆外。

这时，天已经微亮了。但雾还没有散去。

远处的露营帐篷群沐浴着熹微的曙光。

海滩上只有早起的零星游客在远处拾贝壳。

崔大钧三十五六岁模样，夹克衫随意地敞开着，露出白底条纹T恤，他身高不到一米七〇，但目光犀利，给人一种威压感。他向啤酒肚和女伴询问了发现

尸体的过程，并叫助手、青年警官王小川作了笔录。女警官姚莉仁立在崔队的一旁，关注着目击证人的陈述。

派出所的两个民警，站在围成弧形的黄色警带外面负责警戒。

崔队询问完毕。小川警官叫啤酒肚和女伴在记录上签了字。

“如果以后需要进一步了解，我们会与你们联系的。”

两个目击者点头。

崔队说完，然后放行让两人离去。

现场勘查。一个身穿有“刑警”字样背心的高个儿，从黑色摄影包里取出相机，从不同角度拍照。

死者年龄约摸五十七八岁，穿一条显眼的鳄鱼牌红色游泳裤，中等个子，体态微胖。尸体俯卧的地方，是一处平缓的沙滩，旁边是礁石，距情人小径的路基很近。海水涨潮涌上来的白沫，距尸体的两脚有四五米远。

沙滩上除了那对目击证人践踏时留下的新鲜痕迹，没有发现其他脚印，若有机会也会被涨潮的潮水淹没了。附近也不见死者的衣物等物品。再远些的地方，是一座从码头伸进海里的长长的石桥。海水涨至接近桥面。海浪打在石缝里，发出有节奏的轰鸣。

法医田青蹲下来，透过秀琅眼镜镜片仔细观察尸体的背部和后脑勺，并用手指轻轻按压。当田法医把死者翻过来检查时，有人才发现死者的面孔似曾相识。

死者的宽脸膛和鼻端上沾着沙粒，脸色灰中发紫，嘴唇也呈紫色。

“有点像地豪置业的胡国豪总裁。”

胖墩墩的青年警官王小川自言自语道。

“你认识这个人？”崔队疑惑地瞅着他。

“在电视里见过，就前晚播的《地产风云人物》还有他的特写镜头哩。”小川说。

穿刑警背心的高个儿对准死者面部，拍了几张照。

“我好像也见过这人的照片。”女警官姚莉探过头来。

“是很像，”崔队仔细端详死者面孔，觉得震惊，“这怎么可能呢！”

2

胡国豪是深圳有名的房地产大鳄，统领着地豪置业有限公司这艘南方地产界的航母。作为岭南有影响的大富豪和企业家，他的一举一动都为媒体所关注。他是深圳市政协委员、广东省优秀企业家，曾入选中国南方地产界十大风云人物。

如果死者真是胡国豪，那可是深圳的爆炸性新闻。崔队打开手机，拨通 114 台。

“喂，请问地豪置业有限公司总机号码？……哦，谢谢。”

崔队立即拨打地豪总机。电话拨通了，但没有人接。再拨，仍然是无动于衷的等待音。第三次拨通，对方终于有了反应。

“哪里？……”女接话员的声音像是刚睡醒。

“喂，是地豪置业吗？请接总裁办。”

“对不起，今天休息，办公室没人。”对方懒懒地答复。

崔队脸色难看，气咻咻地吼道：

“你们这么大一家公司，星期天没有人值班吗？”

“哦……你请稍等。”

电话大约转到值班室，一个男中音接的电话：

“请问你有什么事？”

“我是 Y 区公安分局，有急事要与胡国豪总裁联系。”崔队试探地问。

“噢，今天是星期天，胡总不在办公室。”

“那请问怎样才能和他联系上？”

“唔，”对方稍微迟疑道，“我告诉你他司机的手机号码吧，……”

两分钟后，崔队与胡国豪的司机小刘联系上。

“是刘司机吧，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谁啊？我在贝岭居家里。”

“我是 Y 区公安分局刑警队崔大钧，有紧急情况要找胡国豪总裁。”

“哦，胡总昨天去大梅沙了。”

“大梅沙？什么时候去的？”

果然是胡国豪！崔队与小刘交换了一下眼色，表情骤然紧张。

“昨天下午，是我开车送胡总去的……”

大梅沙是大鹏湾另一处海滨浴场，紧邻着小梅沙。据小刘提供的信息，胡国豪是 24 日下午去大梅沙游泳的。胡国豪周六常去大梅沙海滨游泳，有时约几个生意上的朋友同行，有时是独自一人。晚上通常在大梅沙豪景大酒店过夜，星期天下午返城。昨天正好是周六。胡国豪下午 3 点一刻乘黑色奔驰到达大梅沙海滨，小刘开的车。豪景大酒店的房间是预定的。当天下午小刘即返回城里，说好今天下午 4 点，再开车去大梅沙接胡总。

“你们胡总可能出事了，你马上开车到小梅沙来！”

“小梅沙?”司机反问了一句。

“对,小梅沙海滨。”

说完,崔队合上手机,指示小川和姚莉:“你俩马上去大梅沙豪景大酒店查!”

“是!”两人拔腿朝岸边奔去。

这时天已大亮。海滩上的人多起来。

有游客好奇地向这边围拢过来。派出所的俩民警把围观者挡在黄色警带以外。

崔队看了一下手表,心想:要不了半天,这小梅沙淹死人的消息就会传遍整个鹏城。

大约半个小时后,小刘开着奔驰急匆匆地赶到小梅沙海滨。他脸色苍白,神色紧张,穿一件火红色翻领T恤衫,与现场气氛有点不协调。

经他辨认,死者的确是胡国豪。小伙子表情有点怪怪的,喃喃地念叨:“胡总喜欢在晚上游泳,他说晚上的海水特别清凉……”

“胡国豪的游泳技术怎么样?”崔队问他。

“胡总水性很好,在海里游个五六公里都没有问题。”

“也就是说,他可以从大梅沙海滨一直游到小梅沙来?”

“应该没问题。”

“那他怎么可能会溺水呢?”田法医问。

“是呀,”小刘还没有从震惊中回过神来,迟疑地说,“不过……胡总有心脏病史。”

“有心脏病史?……”崔大钧若有所思。

这时,小川开着捷达警车和姚莉从大梅沙赶回来。

车刚在情人小径停稳,小川就翻过栏杆跳下来向崔队报告。

“崔队,在大梅沙豪景大酒店,我们查到胡国豪的登记记录和一些重要情况。”

“好,说说看。”崔队示意他和姚莉到旁边。

小川报告说,据宾馆服务员介绍,胡国豪住的204号套房是星期五预定的,星期六下午3点20分胡国豪入住。豪景大酒店距海滩只有一箭之遥,是观海和游泳的最佳宾馆,虽然房租昂贵,胡国豪却是这里的常客。据说胡出手大方,爱和女服务员开玩笑,宾馆的人许多都认识他。当时有人看见胡国豪进酒店,直接从旋梯上的二楼。另据大梅沙海景餐厅一个叫阿玉的服务员提供的线索,傍晚7点左右,胡国豪曾经和一个高个子朋友一起进晚餐,还聊了一会儿天。后来胡国

豪先离开餐厅，那个高个子在原处坐了十分钟后也走了。

“看清楚那高个子是谁了吗？”崔队问。

“查清楚了，”小川有点喜形于色，“是大东房地产公司的老总洪亦明。”

“能够肯定吗？”崔队追问。

“能，”姚莉补充说，“餐厅的前台领班白小姐认识洪亦明，他和胡国豪都是豪景大酒店的常客。”

“很好，”崔队嘉许了一句，问道，“有没有人看见胡国豪晚上7点在大梅沙游泳？”

“傍晚大梅沙海滨游泳的人很多，没有人注意。”小川回答，“我们查问了衣物寄存间，没有发现胡国豪的衣物，也没有其他游客遗留的东西。”

崔队神情兴奋。

“这个洪亦明也许是在大梅沙见到胡国豪的最后一个人，尽快找他了解情况。”

“是！头儿。”

收队时，崔大钧说了一句：“但愿这只是一起单纯的‘溺水死亡’事件。”

话虽这么说，可他心头并不踏实。大梅沙海滨距小梅沙旅游中心有四五公里远。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胡国豪的尸体会冲到小梅沙海角呢？而且，沙滩附近不见死者的其他物品，大梅沙寄存间里也没有找到他的衣物。

唯一可能的解释是，他从大梅沙的海湾游到防鲨网以外，再因为心脏病突发淹死，尸体最后被潮水冲到邻近的小梅沙海滩。

转身离开沙滩的那一刻，崔队的目光停留在伸进海里的码头石桥上。一个疑问下意识地在他脑海里掠过：为什么陈尸地点离码头会这么近呢？

3

广州白云宾馆。707房。

星期一。早晨8点，聂风准时被电话铃声叫醒。

“先生，你的叫醒电话。”

“哦，谢谢！”聂风打了一个哈欠，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

聂风是《西部阳光》杂志特稿部记者，刚过而立之年，皮肤黝黑，运动员体格，平头，一张敦厚的笑脸。他是四川C大新闻系高才生，兼心理学硕士双学位，颇受杂志老总器重。

昨晚聂风加班到深夜，凌晨3点半刚把给《西部阳光》的特稿赶完。吴总编

催办的任务终于可以交差了，他感到一身轻松。难得到珠三角出差，今天约好去珠海看一个出版社的朋友，顺便再了解一下杂志的发行情况。《西部阳光》是西南一家新锐的人文综合刊物，大十六开彩印，海内外发行，颇有影响。吴总编是圈内有名的老报人，对稿件的质量一向要求很高。《西部阳光》独树一帜的办刊宗旨——“独家视点，全新观念，展现中国西部人文风采”，就是他提出来的。

聂风匆匆漱洗完，来到一楼白云轩餐厅喝早茶。

广州人喜欢喝早茶，名为早茶，实为吃早饭。各式各样的点心，装在一屉屉小蒸笼里，由笑眯眯的女服务员用小车推来，任客人挑选。揭开笼盖，热气腾腾的蒸点，琳琅满目，什么碧玉水晶包、虾饺皇、马蹄糕、马拉卷等等。当然收费也挺气派的。在成都每天吃早餐，两个大鲜肉包、一碗热稀饭、一碟泡菜，总共才一元五角钱。广州的早茶，随便点上一碗粥、两碟蒸菜、一笼甜点，一顿吃下来，少说也得三四十元。白云宾馆的房费不包括早餐，聂风赶写稿子入住后，只偶尔到此奢侈一下。

聂风走进餐厅，里面坐满了华衣美服的食客。有商务人员或四五人围聚，或两人对坐。吸着烟，一边打着手机，一边高谈阔论。也有男女老幼一家来喝早茶的，亲情融融，耳畔传来好听而难懂的粤语。

聂风在外厢的一处赭红色布纹椅坐定。一个穿细格上衣的女招待过来，递上长条形的茶卡单。

“先生要喝什么茶？”

聂风打开卡单，瞄了一眼，乖乖：

金牌铁观音，138 元/每位；

人参铁观音，60 元/每位；

世纪皇茶，38 元/每位；

.....

聂风不动声色地翻到第二页，点了最普通的“高山铁观音”，标价 10 元/每位。后来他才知道，其实不另外点茶也是可以的。

待茶上来后，女招待把一张浅黄色菜单放在桌子上。上面印的各式品种琳琅满目，价目明白无误。聂风用圆珠笔打钩，随便点了几样早点，有皮蛋瘦肉粥、椒丝蒸凤爪、豉汁蒸排骨和小包一笼。

不一会儿，菜点送齐。聂风大口地吃起来，椒丝凤爪味浓可口。

邻座的墙边立着一个报架，上面放着本地和港澳的报纸。

聂风喝着皮蛋瘦肉粥，顺手取下报架上的一份广东的早报，浏览起来。

南方的报纸比内地的立意高，有文化内涵和经济意识，一向不靠花边新闻和

拙劣的猎奇招徕读者，很受聂风欣赏。

今天头版的要闻有：

——“中国‘入世’多边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

——“‘风云’卫星成功飞上太空”；

还有一条是关于“人类基因图”的消息。报道称据美联社消息，两个美国研究组织将在明天联合宣布大体完成的“人类基因图”。专家形容此项研究计划是“生物学的阿波罗登月计划”。了解人类的基因组最终将带来新的灵丹妙药，生老病死之谜有望解开……

翻到第二版的“深圳新闻”，一条半栏黑体字标题跃入眼帘：

地豪置业总裁胡国豪游泳时意外溺水身亡

聂风的目光凝固了。从报上看到地豪置业总裁的死讯，使他感到非常意外，甚至难以置信。因为就在四天前，聂风还面对面采访过胡国豪。

他放下手中的粥碗和报纸，急忙举手招呼服务员。

“小姐，埋单！”

片刻，服务员递来账单，连茶费总共 46 元。

聂风匆忙付完款，大步走出白云轩。在对面友谊商店的路边报亭，买了几份深圳和广州的当日报纸。

急忙打开寻找，在显著位置都刊载了胡国豪意外死亡的消息，标题引人注目：

深圳大富豪胡国豪猝死小梅沙海滨，罪魁祸首为心脏病？

胡国豪去世，谁作地豪掌门人？

地豪集团董事长命丧小梅沙，留下诸多疑点。

……

……

……

……

……

……

……

……

……

……

……

……

……

……

……

……

……

……

那种微笑潇洒之中带着调侃，聂风很熟悉。6月22日上午，他采访了胡国豪整整三个小时。采访的稿子今天凌晨刚刚脱手，标题为《南国地产巨头的西部战略》。胡国豪的收购宏图，他那一席涉及中国西部房地产开发的独到见解，以及这位地产大鳄的霸气，至今历历在目。这样一个活生生的重量级人物，怎么会突然撒手而去呢？

采访那天，胡国豪指点江山，谈笑自如，对地豪置业即将开发盐田海滨充满信心。虽然聂风在他的霸气中也隐隐感觉到有些压力或是疲倦，但丝毫觉察不到任何不祥之兆。

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商界巨子，怎么会冒险游到防鲨网以外，最后让小梅沙的海浪吞没呢……

或许出于记者的职业习惯，聂风感觉胡国豪死得太突然。

顾不得早餐只吃了半饱，聂风匆匆回到宾馆707房。

他带着狐疑，拨通了深圳地豪置业总裁办的电话。

“这里是地豪置业，请问哪一位？”

听接话人的口音，像是胡国豪的秘书阿英。

“你好，我是聂风。”

“哦，你好。”阿英的声音有些勉强。

“报上登载的胡总出意外的消息是真的吗？”聂风问。

“是……真的。”

“怎么会突然淹死呢？”聂风不解。

“我们都觉得意外，好像……警方……”

胡国豪的死讯得到了确认。但阿英的答话有点闪烁其词，可以想见她在这次意外事件一定也很震惊。

“警方有正式结论吗？”聂风敏感地意识到了什么。

“好像……”

又是“好像”，究竟是疑惑，还是有难言之隐？

聂风挂断了电话，再问也无益。他沉思了片刻，决定立刻赶去深圳。

聂风给珠海出版社的朋友打了个电话。

“老兄，很抱歉，有一件突发的急事，今天珠海去不了啦。”

“什么事怎么急哟？”

“电话里说不清楚，以后我再解释吧。”

“又是什么独家新闻吧？”朋友的职业敏感。

“也许是，也许不是，但是和我的特稿有些关系。”

接着，他拨通吴总编成都家里的电话，报告稿件昨天夜里已经完成，并且发E-mail传回去了。聂风的稿件几乎每次都是头条。

吴总编在电话里显得很兴奋，朗声表扬道：

“太好啦，正好赶上这期发稿！回来我请你吃老妈火锅。”

“老妈火锅就免了吧，只要老总稿费从优就行啦。”聂风半真半谑地说，编委会每次都要打压他的稿酬。

“这没问题，特稿特酬嘛！你什么时候回来？”

“本来准备买明天的火车票，不过现在情况有变化……”

“有什么新情况？”吴总编似有察觉。

“现在还说不清楚，明天我再向你汇报吧。”

聂风放下话筒，收拾行装，退了房。然后在宾馆门口叫了一辆巴士，赶到广州火车站。半个小时后，他搭上从天河开出直达深圳的T757次特快列车。

窗外掠过羊城灰色的建筑和错落起伏的高架桥。

在列车的“隆隆”声中，聂风的脑海里不时闪回四天前在地豪采访的情形。

聂风清晰地记得见到胡国豪的情形，尤其那间足有两百平方米宽的豪华办公室，给他留下的印象十分强烈。进入胡国豪办公室的那一瞬间，他有种走进殿堂的感觉。在内地，恐怕一个省长的办公室也不可能有这么有派头。

办公室的如意纹地毯，四壁的布纹装饰，都很高档。

胡国豪坐在大班台后面的黑色真皮沙发上，轻松地接受聂风的采访。

他穿一身深蓝色西服，没系领带。那虎鼻，和那粗犷的宽脸，有点咄咄逼人，但他谈笑风生，不拘礼节，反而给人一种粗野中带着亲切的感觉。在他的身后，挂着一幅地豪大厦的全景巨照。左右两厢的玻璃橱柜里，摆着一些奖杯和书籍。大班台案头有镀金笔座、台历、黑色录音电话。案前卧着一座漆黑发亮的非洲木雕鳄鱼，微张着大嘴，栩栩如生。

胡国豪向聂风介绍了地豪置业的规模和成功之路。地豪的前身是海南一家房地产小公司，在激烈的商战中，艰苦奋斗，敢闯敢拼，才发展到今天的规模。谈起当年在海南的发迹，胡国豪流露出一种毫不掩饰的骄傲。

“十年前我和朋友在海南做房地产时，海南一共有一万五千多家房地产公司，他娘的！那情景简直像赶集似的，天上掉下一个馍都会砸死几个房地产老板。”

胡国豪说话带着河南口音。他挥动拳头，像是要把那个“馍”打飞似的。

“可是到后来只有几百家活下来了，我们就是这几百家中的之一。哈哈！我就是命大。”

胡国豪的嘴角浮现出得意的微笑，潇洒中带着调侃。